

# 一部白石吟到今 先生原是昆阳人

## ——林景熙籍贯新考

陈正印

编者按：林景熙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。目前，关于他的籍贯主要有两种观点：一是林泗源，即今平阳县腾蛟镇带溪社区联源村林泗源自然村；二是林垵，在今苍南县藻溪镇繁枝社区元店村、三垵村一带。陈正印先生经过认真考证，提出第三种观点：林景熙是平阳县昆阳镇人。本报特刊登此文，以供研究者参考。

林景熙（1242—1310），字德旸（旸一作阳），号霁山，南宋遗民诗人。林景熙是宋末元初平阳人，这点毫无疑问，不必赘述。但那时的平阳县（州），不仅

指现在的平阳、苍南两县，甚至还包括泰顺县的一部分。作为温州历史上最杰出的本土诗人，林景熙具体是如今哪里人氏，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致，并且出

现了多种说法。本人得出的结论为林景熙是平阳县城即今昆阳镇人，特罗列证据，试述如下。



林景熙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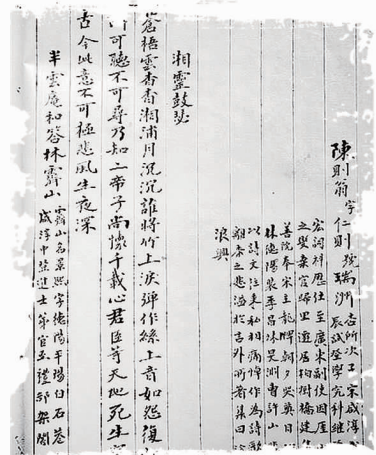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一、主要证据

（一）《归白石故庐》可证。林景熙有诗《归白石故庐》，此“白石”，无论是指州治后白石巷（林景熙诗《南山有孤树》章祖程注：“案先生所居州治后白石巷中”），西门外白石巷（乾隆《平阳县志·街市》：“白石巷，在西门外”），还是城西白石村（林景熙文《州内河记》：“一从白石诸峰迢递而下，折入河，以纬治之北”；张翥诗《船屯渔唱》：“何缘蟾魄东山上，先照城

西白石村”），均属昆阳镇。“故庐”，即故居，乃是青少年时期住的房子，很可能还是出生地。应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最能证明林景熙为老平阳具体哪里人氏的，便是此诗；因而也只能确定林景熙是昆阳人。此外，其实章祖程在林景熙诗《赠玉泉真士》中有更明确的说法，即“十年白石煮不红”句后有注“先生白石人”。

（二）瑞安陈家《清颖一源集》可证。瑞安阁巷陈则翁，其家族诗文集

《清颖一源集》卷一其小传有“因崖山之变，弃官归里，迁居柏桥，建集善院，奉宋主龙牌，朝夕哭奠。日与林德阳（旸）、裴季昌、林旻渊、曹许山辈以诗文来往，私相痛悼。作为诗歌，离黍之悲，溢于言表。”可见陈则翁与林景熙多有来往，且关系非同一般，必定对林景熙的情况非常清楚。而其《半云庵和答林霁山》题下就注明林景熙为“平阳白石巷人”。



《清颖一源集》内页

### 二、辅助证据

（一）自定诗集为《白石樵唱》。章祖程《题白石樵唱》：“晚年所著，杂文十卷外，有诗六卷，题曰《白石樵唱》。”可见诗集名称是林景熙亲自拟定。因为他有很深的乡土情结，内心深处是做个白石山的樵夫，足见昆阳白石应该是其家乡。

（二）其诗中涉及县（州）内主要只是现昆阳。林景熙与现昆阳镇相关的诗有《南山有孤树》《昆岩》《游仙坛》《归白石故庐》《纪梦》《葛坛即事》《连云楼》《仙坛寺西林》《寄郑宗仁》《赵奥别业》《李两山侍郎仲氏儒而医解后会稽索诗识别》《答山中侃上人》等不下二十首，因他年少时便住在这里，本也不奇怪；但对于当时的平阳县（州）内，除了避寇仙口（在今海西镇宋埠社区）写过几首，其他可明确看出地名的

极少。作为一个有大量作品传世的诗人，诗集并不曾散佚，难道还会另有故乡而笔墨从不涉及？最大的可能只能是现今昆阳便是他的家乡。

（三）林景英的字和籍贯。《平阳县志·林景熙传》：“兄景怡，字德和，号晓山，咸淳初主本县学。弟景英，字德芳，号隐山，入元为浙东宣慰司照磨。季德渊，亡其名。”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《全宋诗》林景英小传云：“林景英，字德芳，号隐山。平阳人。景熙弟。”陈增杰先生《林景英不是林景熙之弟》欲证其非，却也说“从林景英字号和里籍看，当是林景熙堂弟或同宗族弟。”我们如果对照他们的名号，“林景怡，字德和，号晓山”“林景熙，字德旸，号霁山”“林景英，字德芳，号隐山”，几乎可以断定，他们即便不是亲兄

弟，也必是堂兄弟无疑，当然也有亲兄弟过继给叔伯为嗣的可能。再看看林景熙文《送松存弟序》，林松存与林景熙（德旸）为族兄弟，在名字上却是看不出来的。这也说明名、字、号皆能对应的林景英，应该是林景熙血缘很近的兄弟，而不会只是族兄弟关系。再看《清颖一源集》卷一陈昌时《化龙鱼图为林德芳题》诗，题下原注林景英为“平阳白石人”，与注林景熙“平阳白石巷人”略同，这就更能坐实林景熙为今昆阳人了。

（四）寒食不得祭扫。林景熙有诗《归自越，避寇海滨，寒食不得祭扫》，说的是从绍兴归来，因“山寇为妖”不得还家，“避地仙口”，不能扫墓。不能还家，可知山寇在县城作乱；更兼不能祭扫，应亦可知家坟便是在县城周边。看来林景熙家至少从其父母开始应该便是定居县城的了。



《霁山集》

### 三、辨析与说明

（一）如何理解垵中、奥里与林景熙的关系。林景熙文《送松存弟序》有“林氏自闽徙居平阳之垵中，至予十二世”和“予以奥里第二支”的叙述。这说明自林景熙上溯十一世的始迁祖，是从福建搬到平阳的“垵中”居住，十二世大约300多年下来，况且是在迁居频繁的那些年代，此“垵中”对于说明林景熙的籍贯，并无实际意义。更不用说“垵中即林垵”这个所谓吴承志的考据其实无从查究。甚至笔者感觉“垵中”这个词实在不像是个确切的地名，否则必然清楚在何处而无须考证；垵，意为山间的平地，“平阳之垵中”或许只是泛指呢。而“奥里第二支”，只是始迁祖之后较近几代的一个分支，离林景熙还差得很远，同样无实际意义。

（二）关于《济南林氏族谱序》。林景熙文《济南林氏族谱序》中“吾始祖仲夫公，于石晋天福间避乱，自闽之长溪徙平之泗溪”，石晋天福间系五代后晋高祖（石敬瑭）天福年间（936—942），距林景熙300多年，倒是符合《送松存

弟序》中“至予十二世”的说法；但此“泗溪”与彼“垵中”说法不同，或正是如前所述“垵中”确为泛指的缘故，因为长途迁徙定然并非奔着一个明确地点而去，到平阳后应该也是辗转多处，“泗溪”乃是最终选定的定居点，与“平阳之垵中”的泛而言之，也是相符的。而文中“自太祖永年公迁居钱仓，旋迁盖竹，续分金竹坑、林垵、林垵、宋埠、花园若干处”，太祖，按“父、祖、曾、高、天、烈、太、远、鼻”的上序称谓，林景熙为第十二世，则林永年为第五世，更兼后世外迁多，对林景熙故里的认定同样无实际意义。但这里有“林垵”之明确地名，倒是可佐证“垵中”与“林垵”无涉。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文出自民间族谱，历来林景熙文集并未收入，直到现今陈增杰先生《林景熙集补注》倒是收录了。感觉用此文所述内容应该更加审慎，所以只放在此处。

（三）如何理解“予隐州郭”。同样在《送松存弟序》中，有“别二十年，更陵谷，君自渤海归省，而予隐州郭”，查林景熙诗文，其实这很好理解：中年

国亡还家，隐居城西“赵奥别业”；而青少年时期，则是居“白石故庐”。刘绍宽先生在民国《平阳县志》中说林景熙“世居亲仁乡之垵中，实林垵”，除了欠严谨外，似也想模糊处理。而萧耘春先生在《林景熙籍贯考》凭此句话居然得出结论是“这里说得明明白白，林景熙在宋亡后隐居平阳城西之前，他是居住在奥里”，可见是多么牵强附会。而陈增杰先生在《林景熙诗集校注》前言中则表述为林景熙“出生于瑞安府平阳县垵中之奥里（其地即今浙江苍南县繁枝乡三畚村）”，《林景熙集补注》前言中亦同，说是采纳“友人萧耘春先生”的考论，只怕是以讹传讹，造成不良后果了。

（四）腾蛟林泗源说。“或据《济南郡林氏宗谱世系图》说林景熙为林泗源人”，萧耘春先生《林景熙事迹系年》有“我曾以《宋赠光禄大夫安陆守林淳厚墓碑》《林秉圻记》林鸢纂辑《分疆录》等资料对勘，发现该《谱系》自林永年以下数世，系移录林待聘谱系，存疑”，这里也不再多说。



《林景熙集补注》



大雅山房